



The First Bloody Battle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Panorama Record of East Zhejiang
Anti-British Opium War in 1840

中英第一次 血战

鸦片战争 1840 年浙东抗英全景记录

夏重 邱妤玥◎著



中英第一次 血战

鸦片战争 1840 年浙东抗英全景记录

The First Bloody Battle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Panorama Record of East Zhejiang
Anti-British Opium War in 1840

夏重 邱好玥◎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英第一次血战：鸦片战争1840年浙东抗英全景记录 / 夏重, 邱好玥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1.1
ISBN 978-7-308-20709-6

I. ①中… II. ①夏… ②邱… III. ①鸦片战争(1840-1842)—史料—浙江—1840 IV. ①K25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09505号

中英第一次血战——鸦片战争1840年浙东抗英全景记录

夏重 邱好玥 著

责任编辑 陈 翻 吴伟伟
文字编辑 陈 杨
责任校对 丁沛岚 张振华
封面设计 雷建军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良诸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625
字 数 270千
版 次 2021年1月第1版 202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20709-6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
舟山市社会科学著作资助项目

前言

1840年7月5日，传自浙东定海城的一声炮响震惊世界，东方古国掀起了百年伤痛、百年抗争的第一页。

英国自1600年成立东印度公司与东方各国发展贸易以来，虽偶与明清当局发生局部武装冲突，但从未发生过包括海陆多兵种协同的大规模战役。

这是中英两国历史上第一次血战。

这也是欧洲侵略者第一次以武力侵占我国领土，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在近代史上第一次丧师失地的战役。

遗憾的是，关于这场战役的经过却从未被详细披露。

我们有幸接触大量关于这次战役的英方史料，包括1840年侵华英军总司令懿律少将向海军部的汇报材料，侵华英军海军司令伯麦准将的作战记录，陆军司令布耳利准将和炮兵部队指挥官蒙哥马利中校向印度总督的战事汇报材料，侵华英军军事秘书乔斯林及一些一线作战的军官、军事运输船船员的回忆录，女战俘安妮·诺布尔在狱中的书信等。这些珍贵的原始文献和清朝文献互相印证，几乎能完整还原1840年那场令中国人痛彻心扉的战役的前前后后。

在解读这些史料时，我们也发现，许多困扰中国学者已久的难题，在英方史料中有着或详或略的解释，它们不一定是答案，但至少是接近真相的另一种角度。

定海战役是一场英军海、陆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战役，共由五

个部分组成，即英军集结侦察、中英战前交涉、海战、陆战及攻城战、清方军民游击战。这方面，由英方高级将领记录和清当局的文献一一加以印证，能使这段历史更为系统、完整。

比如，英军北犯舟山前的集结地，过去有人将定海水师发现英舰踪迹的南韭山洋面当成英军由澳门开拔至浙东洋面的集结地，并认为英军由此地开赴舟山发动定海战役。然而，在英军原始记录中，南韭山洋面只是英军途经之处，真正的集结地在象山东屿山岛，英军在该岛候风集结，作了充分动员并强行征募当地渔民当引航员后才开赴定海内港。

比如，定海镇总兵张朝发，长期被以罪臣论，但在英方史料中，这位老将军没有临阵怯战、畏葸不前，而是大义凛然、寸土不让！他保持着高度的民族气节，面对船坚炮利的对手，面对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局面，表现出了血战到底、绝不退让的男儿血性。战后，许多英军军官在回忆录中向这位老将军致以崇高的敬意。这些来自敌对方的记录，凸显了中国军民对待外来侵略的态度。而英军的实录也证明，作为在鸦片战争中战死的第一位清军高级将领，张朝发蒙冤太久了。

再比如，英军占领定海后，“心腹实仆”布定邦被捕，这是此后7个月英军疫病暴发，死亡448人“灾难”的源头，英军曾出动海陆共4支搜救队约100人对全岛进行了地毯式搜索。这是一场在舟山本岛上演的惊心动魄的战斗，最终清方军民成功将此人押至宁波，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鸦片战争初期的战局。

而关押于宁波长达5个月，总数约40人的战俘，是鸦片战争初期的另一个大事件。这些战俘最后不但成为清政府和英军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而且成为英方两名全权代表懿律和义律同意英军撤离舟山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批战俘在狱中的遭遇，一直没有

被完整披露。而我们从战俘们在狱中的书信以及出狱后的回忆录、英国媒体对获释后战俘的采访等文献中看到了战争的另一个侧面，它是人与人之间、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一次交流和碰撞，闪现着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和价值信仰，凸显出整个民族人性的光芒。

安妮·诺布尔是目前可知范围内鸦片战争时期唯一的女战俘，她本来拥有美满的家庭，呵护着诞生不久的小生命，但是她误入战争，人生从喜剧走向了悲剧。围绕着她所发生的一些悲伤、离奇的故事，则让人为一个家庭破碎于战争之中而唏嘘不已。

可以说，定海战役是一场血战，由此翻开的晚清历史，是一本血书，站在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浙东军民，用血性捍卫着一个民族的尊严，但他们对待放下屠刀、手无寸铁的俘虏的方式，却又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当然，英方史料不是历史的全部，它只是从另一个视角记下了可以供后人深入分析的线索。但无论从哪个视角切入鸦片战争，都会发现，浙东军民同仇敌忾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决心是如此坚定！这些，在双方的记录中是基本一致的。

1840年底，因病返回英国的侵华英军军事秘书乔斯林在由孟加拉转船途中，感慨地写下：“‘中国原住民对清统治者的仇恨和厌恶在印度广为流传’，这是一种虚构的说法”，“那种认为这个民族只等待以外国人的标准来摆脱令人厌恶的暴君枷锁的想法是多么的错误”。

英军在付出四五百个鲜活生命的代价后，仍无法征服这块土地，乔斯林的悲叹，在不少英国人的笔下都可以见到。民心，才是英军真正的对手。

将中英史料相互比照，以客观的态度尽可能接近历史真相，这是本书的立足点。

本书中的英方史料，主要来自亲身参与战斗、亲历占领定海的官兵和被关押于宁波监狱的战俘的记录和回忆，以及离战争不远的英文报纸期刊的一手资料。比如对定海战役详情，我们采用指挥战役的侵华英军海军司令伯麦、陆军司令布耳利、军事秘书乔斯林这三位高级将领的战果汇报材料、回忆录，以及亲历此次战役的将士如炮兵中校指挥官蒙哥马利、中校军官芒廷，工兵部队中尉军官奥克特洛尼等人的记录，以确保其真实性、亲历性，其他非亲历人员根据他人转述的记录，或予以舍弃，或作为旁证出现；而英军战俘被俘后的情况，则只采用炮兵上尉安突德、船员斯科特、船长夫人安妮·诺布尔等人在狱中的书信及被释后的回忆录。

对这方面史料，我们也并非照录现成，而是在细心梳理、仔细甄别之后取其可信之处，对一些双方记录有矛盾的较重要事件，则用两方原文呈现的方式，供读者比对、判断。

目 录

第一章 巴麦尊之问

- 第一节 “鸢号”启航 / 001
- 第二节 密件 / 005
- 第三节 舟山为何如此突出 / 009

第二章 航向：舟山

- 第一节 先揍一顿，再作解释？ / 016
- 第二节 帝国的捷报 / 024
- 第三节 不祥的预兆 / 030
- 第四节 群舰毕集 / 039

第三章 我不能退

- 第一节 英军集结地 / 047
- 第二节 谁登上英舰交涉？ / 056
- 第三节 我必须战斗！ / 068
- 第四节 海上血战！ / 075
- 第五节 陆战：抵抗依然顽强 / 086
- 第六节 张朝发何罪？ / 099
- 第七节 不愿承认的抢劫 / 109
- 第八节 终于平等了 / 118
- 第九节 道光的震怒和轻蔑 / 123

第四章 入侵者在定海

- 第一节 入侵者 / 130

- 第二节 活捉布定邦 / 135
- 第三节 搜救途中 / 142
- 第四节 险情突发 / 148
- 第五节 间谍战·冥诛 / 155
- 第六节 夺命瘟疫 / 161
- 第七节 征粮队·伏击 / 168

第五章 历史的帆影

- 第一节 皇家学会会员的足迹 / 174
- 第二节 1700年舟山的样子 / 179
- 第三节 英国最早的茶叶标本在此采集 / 184

第六章 西医从这里传入内地

- 第一节 传教士·伪知县 / 194
- 第二节 医疗传教在舟山 / 201

第七章 “鸞号” 不归路

- 第一节 北上 / 207
- 第二节 灾难终于降临 / 214
- 第三节 圈套 / 221
- 第四节 活捉 / 227
- 第五节 引发英国人愤怒的笼子 / 232
- 第六节 惊魂时刻 / 237
- 第七节 押解 / 242

第八章 释俘还地

- 第一节 伊里布的烫手山芋 / 249
- 第二节 释俘还地 / 256

第一节 “鸢号” 启航

1839年10月16日。

法国波尔多港。

一艘载重量281吨的英国双桅帆船，满载着闻名遐迩的波尔多葡萄酒缓缓驶离港口，前往毛里求斯。

这艘双桅帆船名为“鸢”，经验丰富的船长约翰·诺布尔对这趟航行充满了信心，他甚至带上了自己已怀有4个月身孕的妻子——安妮·诺布尔。

安妮是船上唯一的女性。

她原名安妮·沃森，是英国威尔特郡人，25岁。或许，她认为能干、勇敢的丈夫完全可以在六个月的时间里返回英国赶上产期，那样，他们的孩子一出生就充满着传奇色彩；或许，她认为将孩子生在海外英皇家属地，也是个不错的主意。

船上，还有约20名船员，包括大副维特、二副亨利·特维泽尔、佩尔·韦伯、沃姆威尔以及约翰·李·斯科特等人。

斯科特7月8日星期一离开英国希尔兹，前往“鸢号”停泊的法国波尔多港，跨洋过海用了三个星期，又在波尔多港等待了两

个月，这才等到帆船启航的那一天。^①

地处欧洲大陆西岸外大不列颠群岛的每一个岛民，血液里天然地融合着冒险的细胞，向海而生，这是他们的信念，因为，茫茫大海里，充满了无穷的希望。

这种个性，和万里之遥的东方古国浙江、福建、广东等省沿海的人民十分相似。无论命运带给他们多大苦难，只要面向大海，生活便充满了生机。

就在“鸢号”劈波斩浪驶向大西洋那一年，有位年已六旬的福建人正志得意满地从中国第一大岛走向中国第四大岛。

他叫张朝发。

他去的地方，英国人称之为“Chusan”，中国人叫“舟山”，时为宁波辖下的定海县。

张朝发本是台湾水师的一员副将，因有战功，擢升为浙江定海镇总兵，官至二品。

而此时，另一个福建人正在仕途中勤勉地奔波着。他叫姚怀祥，57岁，和张朝发是同乡。姚怀祥的仕途并不太顺，36岁时才中举人，此后6次进京会试均名落孙山，直至1835年才在北京大挑中考中一等，随后以知县身份被派往浙江候补，历署象山、龙游、新昌、嵊县。

再过几个月，姚怀祥会被任命为定海县署理知县，和张朝发在同一个地方任职，两人的官衙，也就隔了几百米远。或许，是冥冥中的一种安排，两位福建同乡文武相配，静静地在浙江定海城等候着英国帆船到来。

当然，中国人和英国人都无法预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更

^① John Lee Scott. Narrative of a Recent Imprisonment in China after the Wreck of the Kite[M]. London: W.H. Dalton, 1841: 1.

不会知道，他们迈出的每一步，都在接近中国历史的分水岭——那是他们悲剧开始的地方。

战争的阴云，也在接近这个东方古国的历史分水岭。

张朝发、姚怀祥，两位福建同僚，将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在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浙东舟山群岛，站成中国人不屈的脊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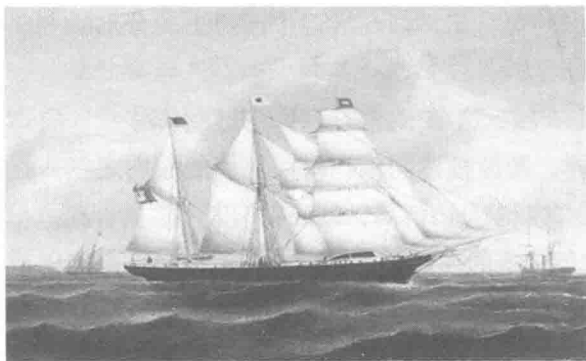
“鸢号”——这艘无辜的商船，在驶抵舟山群岛后，永远也不可能返航。它本来只是个过客，却被征用成为英国远征军舰队的成员，为撕裂东方古国而效力，最终沉没于异国他乡的水底。这些船员，有的人将死去，有的人会活着归来。活着的人，目睹了战争强加给中国人的痛苦，也亲历了战争带来的灾难。最后令他们咀嚼一生的，却是浙江军民给予的温情——那是人性散发出的光芒，也是中国人对待放下屠刀的俘虏的态度。

安妮·诺布尔，这位船长的妻子，“鸢号”上唯一的女性，也将成为鸦片战争初期唯一的英国女战俘。

安妮幸存了下来，但她失去了至爱的丈夫和孩子。她一度被中国人认为是英国女王的妹妹，得到了离奇的关爱。而关押她的一个中国囚笼，却引发了整个英国社会的愤怒，英国人认为中国人虐待战俘，要求远征军迅速进攻，解救同胞，英国新任全权大臣亨利·璞鼎查在发动第二次定海之战前甚至说，他“十分期待夺取宁波，以报复那里人们对英国囚犯的虐待”^①。在占领宁波后，英军将关押战俘的监狱夷为平地以泄愤。

这是一场完美的复仇行动，却从开始就陷入了道义背离的漩涡，因为中国人根本就没虐待他们。

^① W. Travis Hanes III, Frank Sanello. The Opium Wars: The Addiction of One Empire and the Corruption of One Another[M]. Illinois: Sourcebooks, Inc., 2002:183.



■ 19世纪英国的帆船

其他人，会在关押期间被反复提审，问一些看起来无关痛痒的问题，英国战俘称这些问题是无知而愚蠢的。然而，坐在另一端的一位东方中年人，却在这些“无知而愚蠢”的问题中紧皱双眉，他的目光穿透大清帝国的傲慢和无知，细细搜寻着完成工业革命后英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最后形成了在中国历史上振聋发聩的声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他叫魏源。

包括“鸢号”船员在内的约40名战俘，会成为穷途末路的大清王朝向大英帝国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并成为英军撤离的一个重要原因，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鸦片战争初期的战局。

而让英国人恐惧的是，在远征军占领定海的7个多月时间里，四五百个鲜活的异国生命因疫病而永远葬在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因病致残的更不知凡几。瘟疫，成为活着撤离的将士一生的噩梦。

这一切，要到1840年7月5日开始发生。

现在，驶离大西洋海岸的“鸢号”上的船员正借着季候风扯帆。船向西偏南方向航行数百公里后，离开比斯开湾，转舵正南，进入了大西洋通往非洲南端的航道——90天后，可以抵达印度洋

的目的港。

旅途，看起来很是惬意。

不过，有个惊人的消息，也正通过这条航道从大清帝国传向大英帝国。

这是一个注定将震惊世界的消息：虎门销烟！

第二节 密件

此时，离东方古国广东虎门销烟已经过去了4个月，但从中国到英国的航路通常需要约半年时间，销毁鸦片——这个震惊整个世界的消息显然还没传到英国本土。

已经传过来的消息，是1839年春季，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的一系列禁烟措施。自当年5月以来，英国在华首席监督、皇家海军上校查理·义律在澳门连续多封书信，将这一变局传递给了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其中一封，写于5月29日，随信还附上了英国在华的42家洋行的请愿书，义律在信中说：“阁下，附上最近住在广州的女王陛下臣民中的大多数人签名的一份请愿书，他们把它送给我转呈阁下；请允许我恭敬地建议女王陛下政府对这个问题早日作有利的考虑。”^①

商人们在请愿书中说，“……最后，我们只需要再次强烈要求阁下和女王陛下政府，早日承认我们关于为女王陛下交出那些鸦片的要求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把英国臣民的一般贸易置于安全的和永久的基础之上是具有迫切的和极大的必要性的”。^②

^① 胡滨.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419.

^② 胡滨.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422-423.

这封信，于1839年9月21日送达，英国政府陷入了激烈的辩论之中。

就在“鸢号”离开法国波尔多港两天后，即10月18日，英国政府已经考虑成熟，当时的外交大臣、鸦片战争后当选为英国首相的巴麦尊在这天提笔给义律写了封密件：

先生：

我趁一艘快速帆船驶往中国的机会，写信表示收到您迨至5月29日第23号的所有函件，并且秘密告诉您关于女王陛下政府对今年春天广州所发生事件迄今已经作出的一些打算；由于它们对指导您的行动是很重要的，所以您必须尽早知道此事。

女王陛下政府觉得，英国不可能不怀恨中国人对英国臣民和女王官员所犯下的暴行，并且他们认为，把今后英国与中国的关系置于明确而又牢固的基础之上，是绝对必要的。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女王陛下政府打算派遣一支海军部队前往中国海面，而且很可能还派遣一小支陆军部队前去。

……女王陛下政府目前的打算，是立即封锁广州和白河或通往北京的水道以及可能认为方便的其他中途地方，还要夺取并占领舟山群岛的一个岛屿，或厦门城，或其他岛屿，它可以作为远征部队的一个集结地点和军事行动的根据地，而且以后将作为英国贸易机构的牢固基地，因为我们想要保持永久占领。……我将通过“艾里尔号”寄给您更详尽的指示。

巴麦尊

1839年10月18日于外交部^①

^① 胡滨.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521-522.

中英两国，离战争如此之近，却并无多少人知道。

出现在巴麦尊信中的“舟山群岛”，是整个军事行动中核心的一环。

正随“鸢号”沿着非洲西岸南下的船员，不太可能知道舟山这个地名，但听说过Chusan或Liampo群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这两个地名，在由葡萄牙人开辟的欧亚海上航线中名气很大。无论是Chusan还是Liampo群岛，指的都是同一个地方——舟山。Liampo群岛是葡萄牙人的称法，Chusan则是英国人对舟山的叫法。

15世纪末，葡萄牙人在发现好望角后，便将航线延伸到了梦寐以求的东方。那时，中国的沿海正处于明朝海禁时期。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毫不费力地占据了舟山的一个岛屿，将它定名为Liampo岛，那里就是双屿港所在。

与意大利威尼斯等港口受区域局限相比，双屿港连接着亚、欧、非甚至美洲大陆的贸易，已经是世界自由贸易港的雏形。但明朝政府尚没有那么远的眼光，也懒得打量蛮夷遍布的世界，它所想到的，只是如何让朱家江山永固。

不管怎样，舟山事实上都已站在了世界经济大融合的制高点，成为地理大发现中自由贸易港的先行者，后世的日本史学家藤田丰八将双屿港誉为“十六世纪的上海”。可惜的是，因与明朝海禁政策相悖，明军于16世纪中叶进击双屿，填塞港口，驱散私商。葡萄牙人回到南方开始经营澳门，世界上第一个自由贸易港，也由此落到了意大利热那亚湾的里南那港头上。

偏处东海一隅的舟山，似乎带着海上贸易、文化交流的天然属性，在中国历史的几件大事上留下过身影，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吴越争霸之后，越王勾践欲将战败者吴王夫差流放到“句甬